

意美为魂：许渊冲《牡丹亭·游园惊梦》文化意象的英译策略研究

唐云舒 范敏

四川轻化工大学 外语学院，四川自贡，643000；

摘要：本研究以许渊冲《牡丹亭·游园惊梦》英译本为对象，基于其“意美为魂”理论，聚焦自然意象、身体符号、典故情感三类核心意象处理方法，涵盖意美的情感意境、文化内涵和读者共鸣三个层面。提出“意美优先”观点，注重平衡文化忠诚与接受效果。

关键词：意美；文化意象；英译策略；《牡丹亭》；许渊冲

DOI：10.64216/3080-1494.25.12.057

1 绪论：“意美为魂”的理论根基与研究框架

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通过准确传神的翻译介绍，让世界更好认识新时代的中国”^[1]，这为跨文化传播带来新挑战。《牡丹亭》作为中国古典戏曲的巅峰之作，其中《游园惊梦》一出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象与情感结构，成为翻译中的重难点。诸如“晴丝”“小金铃”“南柯一梦”等文化意象蕴含着深厚的内涵，直译易导致理解困难。因此，准确传达文化内涵并实现跨语境的审美与共情^[2]，成为翻译实践的核心挑战。

许渊冲的“三美论”以“意美为魂”为核心。^[3]强调以读者审美体验为中心，通过创造性转化文化意象，增强译文的可读性与感染力。本文以其《牡丹亭》英译本^[4]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自然意象、身体符号与文化典故三类意象的翻译策略，通过文本细读与接受分析，探讨许译如何平衡文化传真与审美共情。

本研究借助功能对等和接受美学等理论，辨析译介中的“文化弱化”等问题，旨在为中国古典戏曲外译提供参考方案，推动中国文学真正“走出去”^[2]并“走进去”。

2 意美层级论下文化意象的分类与英译策略

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既要注重海外传播，也需充分考虑海外读者的阅读需求，从而实现深度交流与有机融合。^[2]因此，在戏曲外译实践中，提升译文的可读性对实现文化“走出去”至关重要。许渊冲英译《游园惊梦》时，针对三类文化意象的意美着重点，采取差异化策略：自然意象侧重读者共鸣，身体符号聚焦于意境传递，典故情感追求内涵再现。下文将具体解析这三类意象的翻译处理。

2.1 自然意象的诗意图感知（接受美学）

《游园惊梦》中大量运用自然意象，其象征丰富，

审美独特，映衬出杜丽娘在梦境中的情感觉醒。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对意义生成的重要性，因而作品的价值需通过读者的阅读与接受来实现。许译着力将这些意象转化为英语读者可感知的审美体验，从而引发读者共鸣。

例如，“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一句，许译作“A riot of deep purple and bright red, What pity on the ruins they overspread!”。

“riot”一词为英文读者构建了一幅色彩浓烈、生机勃发的画面，契合其对春意盎然的审美认知，从而有力传达了原句的绚烂感。而“pity”一词则透出杜丽娘的深深惋惜，强化了青春空耗的哀伤主题。

再如“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中，“晴丝”指春日晴空中飘浮的细丝，可能是柳絮或游丝。若直译为“gossamer”，可能引发英语读者对蛛丝的生理不适联想。许译为：“The day is fine, willow threads sway and swing, The leisurely courtyard pervaded with spring.”。他选用“willow threads”（柳丝）以明确意象，符合英语读者对春日轻盈美好意象的接受心理，并以“sway and swing”来构建光影交错的春日图景，生动传递其轻盈摇曳的动态美。这样既避开了直译的负面联想，又保留了“袅”字的春日灵动之美。译文还巧妙增补“leisurely”（闲适的），与“pervaded”（弥漫）相呼应，精准再现了原文闲逸的庭院春景和充盈的春意氛围。

由以上译文可知，许渊冲要忠实于原作的“意图”，而不是“原文”。其用意在于要突破原文的语言层面的束缚，进入原作的深层，指向原作，也即原作者的意图。^[5]因此，此种重构并非规避差异，而是充分考虑读者的文化接受度，与接受美学中关注读者期待视野的观点一致，通过再造等效诗意图感知，实现跨文化审美共鸣。

2.2 身体符号的文化过滤（功能对等）

当特定文化中的身体符号可能阻碍意美传达时，通过调整意象，以意境再编码进行意象净化。例如，“踏草怕泥新绣袜，惜花疼煞小金铃”译为：“Treading on grass, you fear your new shoes might be soiled. To scare birds away from flowers, golden bells have toiled.”

译文充分体现了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该理论跳出仅注重文字层面的局限，着重强调源语与目标语在功能上的对等。其核心在于，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似的反应。

其中“新绣袜”一词既象征闺阁少女的精致衣着，也暗含承载着女性身体苦痛的缠足习俗。若直译“embroidered socks”，易引发西方读者的私密联想。因此许译为“new shoes”，保留其保护与美观的功能；且“new”一词凸显精美，与“怕泥”心思相呼应。此译巧妙地避开缠足元素，让英语读者也能感受到原文的优雅意境与少女情态。

再者，缠足女子鞋尖的装饰“小金铃”象征纤巧小脚，包含丰富的文化含义：清脆悦耳的铃铛声，暗示行走时身体的不适与疼痛。同时，“疼煞”一词，明写怜惜花草，实则暗指礼教束缚下，深闺中“锦屏人”赏春时的内心挣扎。若直译为“small golden bells”则让铃铛变成普通物件，失去联想。许译“golden bells have toiled”用拟人手法做到“物我相融”，既传递了金铃护花之意，又巧妙隐喻步履艰难与身体痛苦。

此外，细品“疼煞”二字的处理，“疼”字本会直观表明痛感，但许译为“have toiled”。这样不仅避开了直译“pain”可能给英语读者带来的不适；同时与“小金铃”相得益彰，通过拟人手法让金铃仿佛有了生命，会劳累、会付出，从而自然地传递出“因为爱惜花草而甘愿忍受”的复杂情感。由此，英语读者阅读时，其情绪波动与中文读者相似，契合功能对等所追求的目标。

2.3 典故情感的等效移植（功能对等）

在翻译文化典故时，许渊冲更注重传递原文的内涵和哲思，而非拘泥于专有名词的直译，符合奈达功能对等理论中注重信息内容、语言功能和交际效果的对等。如，“南柯一梦”译为“sweet dream”便是典型例子。该典故在《山桃红》唱词中：“...乃是南柯一梦。”其出自《南柯太守传》，既体现出道家人生如梦的哲思，也蕴含着对官场富贵的讽喻。因背景复杂，难以引起英语读者的共鸣。

许译原文“... and woke me up from my sweet dream.” 舍弃专名“南柯”，而提炼“美梦易醒”的情感核心，译为普世的“sweet dream”，让英语读者能产生与中

文读者类似的惋惜情感，契合功能对等论中对读者反应相似的要求，从而再现文化内涵。“sweet dream”唤起的惋惜契合“好梦惊回”的怅惘，故“sweet dream”有助于向英语读者传递这一典故的文化内涵与情感色彩，而“Nanke”反成障碍。

再如《好姐姐》唱词：“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此处“蟾宫折桂”的典故，暗含古代科举功名与婚姻的紧密联系。许译处理为：“I’m sixteen years of age, but where is the young man who would win the laureate for me, or fly up to the moon to woo the beauty in the silver palace?”直接传递了杜丽娘对理想伴侣与美满姻缘的期盼。面对“折桂”这一中国特有的科举象征，许渊冲用在西方同样象征才华与荣誉的“win the laureate”代之，精准捕捉了“理想伴侣需具成就”的核心含义，从而避开文化障碍，使译文在意义传达和情感效果上与原文对等。

将“蟾宫”译为“fly up to the moon”点明了飞升月宫的动态意象；同时“silver palace”以银色呼应月光，营造其圣洁感。更巧妙的是，原句“蟾宫之客”本指理想男子，译文转化为“fly up to the moon to woo the beauty...”：“woo”（追求）一词生动体现出“才子配佳人”的双向婚恋意图，赋予“蟾宫之客”以动态追求者的角色；同时“the beauty in the silver palace”巧妙地将月宫嫦娥与杜丽娘自身形象合二为一，堪称译笔点睛。

同样在《好姐姐》中，“后皆得成秦晋”一句，许渊冲未直译“秦晋”典故，而是译为“ends in a happy wedding with the beauty”。这直接点明了典故的核心含义——即婚姻美满的结果。对于西方读者陌生的“秦晋”历史文化背景，译文用清晰明确的“happy wedding”（美满的婚礼）准确传达出原意；再者，补充的“with the beauty”则明确指向婚恋对象杜丽娘。这一译法既忠实于原文的核心内涵，又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实现了文化典故从特有意象到普适语义的有效转换和等效移植，让西方读者直观理解原句的含义。

这些策略体现出许译“意美为魂”的动态适配。当文化专属典故成障碍时，译者应借用奈达功能对等理论进行等效移植，既提升流畅性，又避免信息过载，实现文化内涵的普世化转码。

3 争议与反思：意美优先的辩证观

上述策略有效确保了译文的可读性与感染力，然而，这种以“意美”为导向的创造性翻译，在赢得广泛接受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学术界的某些质疑。其主要争议聚焦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许渊冲意美为魂的译法虽受欢迎，但汉学界

争议集中在两点：一是文化弱化——比如“小金铃”本隐含缠足文化和对女性规训的批判，译文“golden bells have toiled”虽避开了缠足元素，却被认为丢了文化独特性；二是语境降维——“南柯一梦”原本有道家“人生虚幻”的哲思和官场讽喻，译成“sweet dream”只保留了“美梦易醒”的情感，被指简化了原作的哲学深度。但由于语言的转换，原作的语言结构在目的语中必须重建，这是一个参与原文创造的能动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消极的感应或复制过程。^[5]

其次，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这些争议忽略了翻译的读者视野。接受美学认为，译文不是死的文本，而是要和读者的期待视野（即读者已有的审美和认知）对接才能生效。比如“晴丝”因怕英文读者联想到蛛丝不舒服，而换译为“willow threads”，就是贴合英文读者对春日美好的期待；如果硬译“缠足”与“南柯”的文化细节，英文读者不仅看不懂，反而阻断了对杜丽娘情感的理解。重视目的语读者视域可以帮助译作在目的语语言文化中更好地被接受，对目的语读者视域的关注也影响着最终的翻译质量。^[7]所以许译的“意美优先”，本质是通过贴合读者视域实现跨文化共鸣，不是随便丢文化。

此外，许译并非一味地简化，而是有“辩证平衡”的策略——当文化元素不影响核心意美，又有必要保留时，会用“加注”等方式补充。比如“梅关”是《绕地游》里有地理文化意义的符号，若直接译“Plum Pass”，则英文读者不知道是什么，所以许译为“Mume Pass”以保留“梅”的音译特色，再加注释说明“即大庾岭，在南安府的南面，宋代在这里设有梅关”。这样既没让文化细节完全消失，又不影响译文流畅性，做到了可读性和文化性的平衡。

最后，联系韦努蒂的翻译伦理来看，许译其实是典型的归化策略——韦努蒂提出异化是故意保留源语文化特色（如硬译“南柯”并大段注释），而归化是为了让目标语读者好理解，调整文化表达。有人觉得许译不忠实，但韦努蒂自己也没说“异化一定比归化好”，关键看翻译目的。许译的目标是让西方读者看懂《牡丹亭》的情感和美学，如果用异化硬塞“缠足”和“科举”的文化细节，读者被绕晕，反而达不到文化传播的目的。比如把“蟾宫折桂”译成“win the laureate”，就是用归化让读者秒懂“杜丽娘对优秀伴侣的期待”，这比硬译“pluck laurel in the moon palace”更有效——毕竟传播的核心是“让人懂”，不是“炫文化”。

综上，许渊冲以意美为魂的策略，实为跨文化传播的理性选择，而非文化背叛。

4 结论与研究启示

许渊冲以“意美为魂”英译《牡丹亭·游园惊梦》，

针对自然意象、身体符号、文化典故采取差异化策略，有效打破跨文化阅读障碍。但为求可读性而简化“小金铃”“南柯一梦”等文化内涵，弱化了原作文化独特性。

这一研究为翻译教学带来重要启示，古典文本翻译课程应超越字面对等，将意美传递与文化平衡纳入核心目标。此外，在实践层面，译者与出版方需协同推动意美与文化的平衡：译者可采用分层处理，先提取意象的意美核心，再判断文化信息的传递必要；出版方可配套推出“双语+文化导读”版本，为典故附加解读、地图或音频，提升可感性与接受度；同时根据读者分层施策——大众版本意美优先、注释从简，学术版本则保留文化细节，采用异化译法并辅以考证。

总之，许渊冲的翻译实践表明，古典戏曲译介并非在“直译文化”与“丢失意美”间二选一，而应通过教学训练思维、实践优化策略，使意美成为文化沟通的桥梁，既让西方读者乐于接受，又逐步引导其理解中国文化内涵，最终推动中外文明的有效对话。

参考文献

- [1] 莫文沁. (2024). 加强国家翻译能力建设（专题深思）. 人民网. https://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4-01/23/nw.D110000renmrb_20240123_3-09.htm
- [2] 陈思思. (2022). 跨文化阐释式翻译：中国戏曲在域外的传播与拓展. 戏曲研究, 65-69.
- [3] 许渊冲. (1983). 再谈“意美、音美、形美”. 外语学刊, (4), 68-75.
- [4] 许渊冲(译). (2011). 牡丹亭：汉英对照. 五洲传播出版社. ISBN978-7-5085-2198-5.
- [5] 祝一舒. (2023). 翻译艺术与求美之道——兼析许渊冲文学翻译“三美”论. 外语与外语教学, 第1期, 96-104.
- [6] 祝一舒. (2022). 翻译艺术与翻译创造性——论许渊冲的翻译美学追求. 中国翻译, (3), 89-97.
- [7] 胡作友, 钟莎莉. (2023). 翻译中的视域融合与译者主体性. 当代外语研究, (6), 147-155.

作者简介：唐云舒（2004.10—），四川轻化工大学外语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英汉翻译。

范敏（1982.1—），四川自贡人，四川轻化工大学外语学院，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跨文化研究，创新教育。

资助项目：四川轻化工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四川轻化工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跨界梨园——非遗歌剧戏曲网络传播与教育创新”（项目编号 202410622029）。